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六百七十九

經部

書集傳纂疏卷三

元陳櫟撰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  
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纂疏

史記帝嚳生契為  
唐虞司徒封於商

商書

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在位十三年

壽

百歲國號商盤庚遷殷以後號殷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

湯往征之毫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

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

纂疏

湯武固是反之

毫都者也

今文古文皆有纂疏但細觀其書湯

反之之功恐更細密如湯誓與牧誓數集紂之  
罪辭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書武王

則曰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  
湯有慙德武王亦無此意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

命言之則所謂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

天吏非稱亂也纂疏張氏曰天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  
者多以民心卜之○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為

士師而擅殺人也為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為士師而故

縱罪人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

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獲也

割斷也毫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集之虐焰所不及故  
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集之勞反謂湯不恤毫邑之衆

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  
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纂疏呂氏曰曰舍我稽事湯之伐桀不因民願乎曰毫  
民之不顧而夏民之願也○愚謂湯之興順乎天  
而應乎人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己為心湯則以上  
天為心蓋是時夏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今汝  
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遇絕

也割剝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  
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  
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  
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  
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  
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

吾乃亡耳故民纂疏呂氏曰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  
因以日目之愚謂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國為心湯則以天下  
為心蓋是時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爾尚輔

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

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

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

有攸赦亦可

纂疏愚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令  
以觀世變矣

歸即天命所屬人心所離即天命所棄也天命湯伐之  
湯敢違天乎湯之誓師拳拳惟以天言曰天命殛之曰  
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非湯伐之天伐之也湯曰予畏  
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其心一也

堯舜之授受禹啟之傳繼湯武之征伐事雖不同其順乎天適乎時合乎義一而已矣

###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

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

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

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懃而且以纂疏問仲

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令文無

纂疏虺之

誥似未見其釋湯懃德處曰正是解他云若苗有莠若粟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

如今人做時文相似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集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

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

也纂疏鄭氏曰必往之師以救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呂氏曰此心之慙此詰之釋皆不可少也

○愚謂觀湯之慙湯之本心見矣蓋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

或生故終復警之大仲虺乃作詰曰嗚呼惟天生民有臣之引君當道如此仲虺乃作詰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

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墮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履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履行者也湯革夏而繢舊服武革命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之主而自殘

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

篡

疏王氏曰經言智仁勇或言仁智勇未

見先勇者蓋成大功定大業必以智勇智之所以行者

勇

也故先勇後智○呂氏曰以湯勇智如此惟循常行

之理而已○真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

慤

德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

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陳氏傳良曰非但釋湯之慤

亦

進德戒滿之書○愚謂凡湯之表正績率乃所以奉

若天命也何慤之有此以天之生湯者釋之以見湯之

順

乎天也禹有典則貽子孫纘禹舊服即云茲率厥典

典指禹之典章亦通孔氏云循其典法祖宗之服行

典

章不肖之子孫失墜之而異代之聖賢興復之往往

然而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

命用奕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奕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集知民心

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  
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  
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  
夷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簡賢附

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略繁多肇始

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  
肇我邦于有夏為桀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  
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  
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  
疾者乎以苗栗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  
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

而惡有道勢纂疏陳氏經曰德之必至也

纂疏

陳氏經曰德言令聞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

彰信兆民

逼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

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

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已合併為

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

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

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

纂疏

葛氏曰君子小人之進

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纂疏退係於君心之正邪君心惑於聲色則便辟之臣進貪於貨利則聚斂之臣進有功德者官賞何由及之不通不殖乃懋德懋功之根

本也○孔氏曰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愚謂用惟己用人惟出於己也惟不通不殖則君心清明權自己出否則以色貨進者得撓其權矣寬居仁行之君德乃德言足聽聞之實也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始遂開萬世言仁之端仁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為體寬為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爱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懋至兆民根本皆自不通不殖來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溪予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毫衆往耕老弱餉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溪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

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  
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  
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  
日矣商業之興蓋不<sub>在</sub>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  
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  
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  
而道不纂疏呂氏曰後世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湯師所  
降也至民皆欣欣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如旱  
餘時雨所至則蘇也○愚謂民之戴商如此何慙  
之有此以民之歸湯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人也佑賢  
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  
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  
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  
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  
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

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

纂疏林氏

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曰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輔顯遂為善者必為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為

不善者必為人所侵也聖人因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傾覆之義也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栽培之義也集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何容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

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

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

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己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

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  
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  
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  
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  
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  
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  
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  
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  
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  
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  
之道推而至於脩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  
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  
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  
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  
一語其可為帝纂疏問禮義本諸人心中人以下為氣  
王之大法也歟纂疏問禮義本諸人心中人以下為氣

湯尚何湏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是有些  
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為湯若不恁地便是惟  
聖罔念作狂聖人雖說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  
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是凡人了問舜  
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  
似衆人恁地著心自是操○此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  
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唐氏曰聖人德貴  
於日新故繼以懋昭大德以義以禮所以日新其德也  
○范氏祖禹曰神宗在東宮王陶講志自滿九族乃離  
神宗言九族乃離微子之去是也○陳氏大猷曰德不  
大則枯於偏如夷清惠和各有偏之弊何以建中湯德  
本大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  
其有極也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之所自  
行中之用也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合理乃大德之所  
自由中之用也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合理乃大德之所  
也○愚謂德與中皆當兼體用而言德即人所得於天

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大德云者全體大用無非大  
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矣由是而建  
中道之標準使民之固中者皆惟我之中則不偏不倚  
無過不及是中體用無不備矣然禮義德也即昭德建  
中之要也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義以方  
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  
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  
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  
是矣所謂垂裕固禮義之餘用也亦即昭德建中之餘  
用也非昭德專以建中于民而禮義專以垂裕於後也  
○陳氏經曰自得師如自明自強不因乎人尊德樂道  
出於中心之自然也當味自字謂人莫已若與自用則  
小承志自滿而言以為戒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

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

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於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案仲虺之詰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集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纂疏

陳氏大猷曰仲虺慮君恃

功業而驕故欲其謹終惟在如其始耳非方戒其謹始也○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侮之事○或曰湯豈昏暴者亦虞廷以傲虐戒舜之意○愚謂推亡固存與殖禮覆暴同一裁培傾覆之理特有人已之

分推亡固存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也植禮覆暴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已也

湯誥

湯伐夏歸毫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萬方

誕大也毫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

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

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

如此之纂疏降衷孔氏以為降善無意思衷不是善只重也是中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底道理此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相似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衷只是中令人言折衷者蓋以是為準則而取正也○詩書所說便是有箇人在上恁地分付如帝乃震怒之類然這箇衷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便是箇主主宰意○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却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左氏曰始終衷皆舉之又曰衷甲以見者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無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以衷為善却說得未親切○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命便是那降字上帝降衷于民此據天所賦於物而言若有恒性

此據民所受而言克綏厥猷惟后猷即道也道者性之  
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孔氏曰衷善也順人有  
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林氏曰天能  
降衷于民不能使民保其常性而勿失故立之君而付  
以立教之任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謂勿使失其所降之衷也民既有降衷之性至於  
順其固有之性以安其所謂道者是乃君之事○呂氏  
曰上帝降衷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恒性率性之謂道也  
克綏厥猷修道之謂教也○真氏曰成湯此言可謂知  
君師之職矣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  
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天之降於人者初無  
智愚之間人受於天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  
賴君師順其有常之性而開導之性本至善因而教焉  
是之謂順使其本惡而強教以善是逆之也非順也觀  
若之一言人性之善可知矣猷即率性之道也以體言  
曰性以用言曰道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

父安於慈子安於孝之類知其當然而不可易與其自  
然而不容已然後為安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厥  
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  
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湯始又曰蔡氏說若有恒性  
與諸說異恐未安○愚按六經言性實始於此中庸言  
性命道教其淵源蓋出於此諸家解若有恒性一句俱  
屬下文以為皆君之事蔡氏獨屬之上文以為人性自  
然之天降東之初順其自然本有此恒性也特氣稟不  
齊率性而行之或不能安於其道耳若字本輕說克字  
方重說天賦人受順其自然本有恒性此時君不必用  
力於其間也至於修道之教使人各安其道方有賴於  
君焉諸解以惟后對惟皇帝作兩股說蔡氏以帝降  
民性后綏作三股說豈民本無恒性必待君順其恒  
性而後方有此性耶此章蔡說最優真氏議之過矣夏

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

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

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蠱不可堪

忍稱寃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

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

纂疏

福善

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禍淫自是道理當如此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

禍淫常理也不如此是失其常理天莫之為而為天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近年徑山嘗六七

月雨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弗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

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

衆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集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

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

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責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集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

穀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纂疏

愚謂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如語譬諸草木區以

別矣之意兆民允殖與罪人黜伏相應

罪人黜伏則兆民信生殖可見天命之弗僭差如草木之燦然栽培傾

覆皆其自取耳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

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輯和戾罪墮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

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墮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

無從匪彞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己黜湯命維新侯邦

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彞法即就慆慢也匪彞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命也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

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纂疏問閱也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點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林氏曰罪在朕躬非必己身有可指之罪也蓋天降衷于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

性以安厥猷方無負于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  
教之不至所以自弃於愚不肖之地而莫能返非民之  
罪乃君之罪所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罪則君致之君  
有罪乃君自取夫以一人身臨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  
歸其身必使天下人皆無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  
負於天之所付論至此則獲戾上下亦豈難哉此所以  
危懼若將墮也湯誥一書多競業之意○愚謂此一節  
所以織結篇首降衷有性綏猷之言林氏說得之深味  
所言成湯可謂君師之職矣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信也歎息

知君師之職矣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言庶幾能於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纂疏愚謂湯又歎息言尚能  
以有終否則未保其所終也曰尚曰乃亦皆不敢必之  
辭蓋兢業不敢忽之意不特湯自謂當如此欲諸侯皆  
如此也此篇見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  
以亡而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

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論語摘其要語自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凡十旬但畧於書耳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纂疏商書

最分曉伊訓太甲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博說所說細了難看伊尹與太甲說雖

粗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貽愚的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伊尹書及說命大抵分明

易曉令人觀書且看那分底難曉者且置之縱使曉得亦不濟事○陳氏經曰此篇於欲縱

未萌之初  
先警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

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家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

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是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

奠賓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  
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案孔氏以為湯  
崩吳氏曰賓有朝夕之奠何為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  
賓側何待於祗見蓋太甲之為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  
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為之服三  
年之喪為之後者為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  
前方居憂於仲壬之賓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偏祠商  
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  
年不祭也奉太甲偏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  
雖偏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  
偏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  
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  
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孟子集註趙氏曰外丙立二  
壬之事爾餘見書序仲壬立四年程氏曰古謂  
歲為年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二說未知孰是問先  
生兩存趙程之說曰比類且當闕之不可深究○問二

年四年之說如何曰書序恐經師所作亦無證不可考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為之說讀書求義理以為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問湯方在殞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或曰序言太甲元年序周人所作故稱年書言惟元祀書商史所作故稱祀此元祀非即位之年乃即位之次年先王崩崩年即位踰年改元以崩年之十二月為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胡氏安國曰嗣世必於初喪緣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君也踰年然後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陳氏大猷曰祠祭也先王商先祖如詩言玄王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尹攝祠若湯則開國之祖太甲嘗逮事故奉王親見之也○呂氏曰當居喪之始而訓之秉其初心

之虛也後雖昏迷而克終訓之之早故耳○愚案蔡氏力主不改月數之說孟子與春秋左氏傳則不然矣詳見泰誓上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

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

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嗚條夏所宅也毫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集積惡於嗚條而湯德纂疏陳氏大猷曰方者方見其之修則始於毫都也

陳氏大猷曰方者方見其

可量也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呂氏曰夏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集纊弗率天即降災感應之速反覆手耳惟我商王布昭

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

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

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

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

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

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集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

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

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

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者

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

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

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

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

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

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

思所以纂疏湯工夫全在敬字上者來大段是一箇修

繼之哉纂疏湯工夫全在敬字上者來大段是一箇修

思所以纂疏湯工夫全在敬字上者來大段是一箇修

段地著如禹克勤克儉之類却是大綱說到湯便說檢身若不及○張氏曰父子兄弟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傳曰禮義以為紀又曰紀散而衆亂○賈逵曰先民古賢人也○陳氏經曰湯以肇修人紀為一身之任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於是不自足其足從諫求之今未已也又求之古又欲兼天下之善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也○愚謂人綱與人紀對莫大於三綱故曰人綱小者為紀綱之紀也修如修道之謂教之修品節修理之也欲太甲立愛立敬厚於人倫故以湯之修人紀繼之湯以修人紀自任於身吾身有未盡則於人紀必有虧凡於今古之善與處上下人已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纂疏孫氏曰敷求求之非一方也如云立賢無方○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廣天下也甚遠宜求賢以遺後人

也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舞常舞若巫現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

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

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臯陶之刑貪以敗官為墨纂疏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者君臣一體不得不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而誅其羣臣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呂氏曰前六愆因後四愆而生○唐孔氏曰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為愆十○史氏仲午曰意當時太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等惑其君者尹未明指其人姑以先王所制官刑儆之後遂營桐宮不使狎于弗順焉○真氏曰殉如殉葬之殉以其身陷貨色中死而不顧是也臣下所以不匡以貪官固位故也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知不獨貪賄有罪貪官不諫亦有刑也○薛氏曰臣下不匡遽入墨辟無乃過乎置臣所以正主也視主入喪亡而不救其可貸乎重其刑使知進而諫未必死退而不諫必受刑則雖中不欲諫亦不得不諫也○愚謂湯儆有位之官刑為後嗣慮至矣三風十愆以戒鄉士邦君而舉以訓太甲者意謂鄉士諸侯犯此已足喪家亡國

况天子乎微意見矣况不匡刑墨儆臣下者欲其以是  
儆天子也太甲他時之欲縱尹於此時已窺見其幾微  
故預為之戒前章述湯德以勉其善此述湯刑以防其  
失勉其善在啓發其愛敬之良心防其失在禁遏其縱  
縱之私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  
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  
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墮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

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  
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  
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  
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墮不  
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纂疏孫氏  
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纂疏

曰聖

謨嘉言即指三風十愆之戒也○張氏曰不敬其身必納此身於風愆矣能敬其身則能如夏后之懋德繼先王以嗣德作善之祥惟德之慶皆自敬其身出敬立則百善從也○陳氏經曰既戒以祖訓又戒以天君所當畏惟天惟祖宗耳○王氏十朋曰善祥惡殃不常乃所以為常也○真氏曰愆雖十能敬則十者俱泯不敬則十者俱生一敬字乃治三風砭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君心真社稷之臣歟○愚謂此篇尹訓太甲於即位初始終以興亡寓勸戒夏以懋德興桀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以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墜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祗厥身之一言能祗敬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祇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蓋已豫為太甲憂矣

但猶包涵未明言之未  
如太甲篇之痛切耳

###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

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纂疏伊尹之功遂感發得太甲如此○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或曰上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先後二篇作於自桐宮歸亳之後

###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

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纂疏王氏曰阿大陵之有曲者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

蘇氏曰阿衡尹之號猶太公尚父其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謾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

緒

顧常目在之也謾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  
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

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  
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  
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纂疏

顧謂常目在之古註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

昧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  
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常

目在之常見得有此理子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真氏曰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湯之厥德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愚謂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先王明德以得天命伊尹身任重以輔先王也有先王創業之祖與尹開國之大臣是以嗣王得承此大業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尹言而不從哉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

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集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集為戒哉當

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遠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纂疏問古註以忠信訓周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纂疏恐未安曰自周二字本不可曉○呂氏曰自周如周于德之周謂君道周備無虧缺也○愚案既以集之無終戒之又以不敬而不君戒之無終則有累於相臣不君則有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警之也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纂疏問諸家於庸字句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纂疏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王庸作書以告如何曰六字一句○真氏曰辟不辟之言殆甚於漢人所謂帝不諦者漢君怒而誅之太甲雖無所念聽然不聞其怒也所以卒於思庸歟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廸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

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  
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潔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  
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  
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  
母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

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  
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真氏曰此太甲不患時也故訓之如此儉則心小  
纂疏而為慮遠侈則心大而為謀疎是時太甲方以欲  
敗度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  
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  
之源端在於此○愚謂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  
厥止率乃徂攸行惟朕以憚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

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  
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  
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  
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  
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  
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  
之事學而纂疏唐孔氏曰括矢末也○陳氏大猷曰言  
知者也纂疏欲永終當謹始發也萬事莫不有度君  
所以為度在敬汝所當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  
萬世有辭所謂永圖也○愚謂商人尚敬敬不特商一  
代之家法實萬世相傳之心法湯所以聖敬也太甲所  
以欲縱不敬也故尹之訓拳拳於敬罔不祇肅湯之敬  
也欽厥止率祖攸行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萬世譽  
之即有終與永圖也曰有終曰永圖曰萬世有辭勸之  
也曰罔克有終曰自覆戒之也此章仍是以先王始之  
以尹躬結之王能謹慎欽敬而有終先王之望尹躬之

幸也王不謹慎欽敬而自覆非先王之望尹躬之責不盡也尹本自任以天下之重又受先王託孤之重任故告戒之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相關係對言之忠誠懇切可謂極矣

**王未克變**

其舊習不能變

此亦史氏之言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

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纂疏陳氏經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纂疏**

陳氏經

無惡特習為不義為習所勝若與性俱成賈誼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王徂桐宮居憂**

克終允德

徂往允信也有諸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臾以導其為非者太

甲桐宮之居伊尹欲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污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伊尹此舉蓋處君臣之變者身任先王託孤之重深軫宗社顛覆之憂知太甲之性不過中人平日誘以為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善之大臣尹之外無聞焉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遂營桐宮以居之如見先王之在前而無羣小之在側善心油然以生而污習脫然以除此不言之教違變之權惟自任以下之重如尹之開國元老大忠至公者能之而非泛然之大臣所敢為也又案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與性成以氣質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

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董氏鴻曰伊尹初述侮聖言逆忠遠耆德比頑童之戒太甲猶不患阿衡狎于弗順亂風尚存焉非尹果敢違權為遷桐之舉使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嗚呼危哉

## 大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毫

太甲終喪

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袞冕耳此蓋袞冕之服義必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

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  
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  
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  
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  
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築疏  
林氏曰太甲克終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  
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  
五就桀矣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於桀必盡其忠誠而  
桀終不改則太甲悔悟庸非天乎湯宜有餘慶故太甲  
為之孫始皇宜有餘殃故扶蘇為之子天也 ○ 陳氏經  
曰若人事不盡而一切諉之天書不作桐宮不營而謂  
太甲不明天實為之則非聖賢以人合天以義合命之  
道矣 ○ 吕氏曰使太甲不改事將若何今既克終喜慰  
何如哉玩味寶字可見 ○ 愚謂克終允德即前篇望其  
有終者也萬世無疆之休即前篇望其萬世有辭者也

前願之而未得今得遂其所願向也湯緒幾覆今也祚可靈長先王之望遂矣伊尹之責塞矣烏得不因其遷善之一初而許與期望之於悠久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

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

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

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

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名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

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之

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  
炫燿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纂疏

愚謂伊尹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保方賴伊尹正教以圖終焉

伊尹拜手稽首曰

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

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篤疏愚謂惟明后與不明於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

纂疏于德相應太甲自謂

不不明于德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為明后許與期望之修

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徵諸庶民也誠實之德孚於人

心修身之驗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

厥鄰乃曰溪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

惠之若子明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懼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

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

#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

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

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奉先思孝接

# 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思孝則不敢違

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愴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纂疏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羈也纂疏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陳氏大猷曰孝恭聰明懋德之人君修德必就受病處藥之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思恭也既立不明背弃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盡此四者病去而德成矣尹

心君不及堯舜太甲德成尹賁始盡是承王休於無窮也○愚謂伊尹提起先王子惠而勉以視乃厥祖然後以朕承王休結之仍是以先王尹躬對言以警動期望之也訓惟為思似不必然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 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申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

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  
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纂  
疏真氏曰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  
也○呂氏曰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  
心始可以當天位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天位所以惟艱也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明后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

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  
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  
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  
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  
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  
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  
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  
惟明后此篇言惟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

矣纂疏真氏曰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  
是也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畋遊桀紂暴虐之  
類是也必同道乃興宋襄以不禽二毛自比文王不知  
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  
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斯天  
位所以艱歟○夏氏曰終始與治同道而不與亂同事  
○愚謂此因賴匡救圖厥終之言而進圖終之道也圖  
終在常不變其始而已終始慎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  
明而為明后且愆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  
后矣尹慮太甲怨艾於初而轉移於終故言此先王

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敬即

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  
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纂疏愚謂此欲太甲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湯之治同道也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纂疏愚謂觀法先王豈一蹴能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纂疏至自下自邇欲其希聖進德之有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毋通毋輕民序也安君位而慎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思其危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遜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纂疏林氏曰欲謹其終必於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纂疏

其始謹之

○愚謂前言

終始慎厥與則慎終為重此言慎終則謹始為重固當謹終而常如其始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陳氏大猷曰忘其言之遂順而揆諸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為遂非道則遯者乃所以為逆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固嘗逆心而臣下之言固嘗有遯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志者矣故復以為戒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邦以貞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于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

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  
論則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简疏林氏曰自古受託孤之寄  
幼主者類多血氣未定志向未堅苟未能離師傅而不返則  
吾退而小人乘間以進必將以辯言亂舊政而貽國家之禍  
矣所以伊尹明告太甲而遂示以引身求退之意焉○愚案  
老氏曰功成而不居蔡澤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伊尹聖之  
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何與於我自幡然從湯以後則以身  
任責不容釋矣不幸湯崩主少不明幾覆商祚身任託孤愈  
不容釋矣大不得已置君於桐不容不犯臣子之至難非可  
諉其責於他人也觀其告戒拳拳言忠愛必以先王尹躬  
對言幸而太甲悔過修德遂亟復政於君欲奉身而退尹至  
是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下無負於天下以身任重  
可以釋矣由其任重恐恐不勝之身而復還其耕莘嘗嘗自  
得之身其欣幸當如何哉此而不退寧無貪戀寵利之疑置  
君於桐大不獲己之本心誰白之者尹可謂自任之重自處  
之審矣使湯有太甲為之孫而無伊尹為之佐其不一再傳

而覆者幾希尚何六百年之敢望哉。董氏鼎曰伊尹作書以訓太甲方其未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又恐無以善終先憂而喜後喜而憂

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

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纂疏

愚謂一德二字實此篇之綱領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

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

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

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纂疏

愚謂一者無雜無息一可以包常常則一之夏王弗克無間斷者也惟純而不雜所以久而不息

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迦有命眷求一

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

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集之所以

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

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纂疏庸

也或曰用也○張氏曰君為神民之主詩曰百神爾矣言神主則民主可知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言民主

則神主可知○愚謂臣當先君後己善則稱君今曰尹躬暨湯則臣先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於君何也蓋元

聖之任湯學焉而後臣天生齊聖之湯又生元聖之尹君臣同德聖聖相逢非泛然君臣比也又何區區形迹之嫌哉○林氏曰革正朔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仲舒謂舜紹堯改正朔未詳是否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德惟一動罔不吉德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覆言之

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二三

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纂疏陳氏大猷曰德純乎天理本一而已人欲之私間

不吉二三則動皆悖理故凶○林氏曰降於天者為災祥於人者為吉凶○愚謂在人在德不過分天人平

說吉凶不差在人何如吉人則吉凶人則凶天降災祥在德何如德一則祥德二三則災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纂疏惟一時乃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終始纂疏日新這箇道理湏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張氏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即位已久此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天命其德亦當俱新○陳氏大猷曰終始惟一此言修德之當一也○愚謂太甲復位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自儆如此仲虺之誥曰德日新初歸自夏即聞此於仲虺銘盤之辭心得諸此是日新乃太甲乃祖之家學也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視湯之銘又加精密任官惟賢材

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

一 賢者有德之稱材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材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嚴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子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築纂疏問左右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 ○ 問四為字當作如何音曰並去聲為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為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 ○ 如逢君之惡也是為上而非為德為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為民曰然○ 論其難其慎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 張氏曰尹欲堯舜其君為上為德可知欲堯舜其民為下為民可知○ 陳氏大猷曰君欲日新其德或不克終者由小人盡之則不間斷於己亦間斷於人故又告以用人之道所

以貴於用有德有能而必得其人者臣職在於致君澤  
民為上則欲輔成君德為下則欲澤潤生民所係之重  
如此任用之際其難之而不易慎之而不忽協和而無  
乖專一而不二此言用人之當一也○愚案左右作近  
習說接下二句不來語錄想非定說蔡傳得之王置諸  
其左右相成王為左右豈皆近習乎三公官不必備亦  
曰惟其人蓋其選至重必其人足以當之者可也

###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

**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

語之外惟纂疏問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此為精密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耳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為善在彼為不善在彼為善在此為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惟湏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目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尤精○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意如何知得善不善湏

是自身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非善惡瞭然於心目間合於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說得極好蓋從一中流出者無不善南軒云自危微數語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得些這說得也好○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夏氏曰學未有得不可拘一定之見學既有得不可忘一貫之理德既無常師善不敢拘凡主於善者皆師之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吾不敢泛必即夫一者而合之反觀約盡也○陳氏大猷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也尹既言惟一之旨復明協一之義德之所初無常師凡主於善者皆所當師博而取之也善有萬端亦無常主必協合統會于能一之地一以貫之也○愚

謂理之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殊一本處融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精以得之也即所謂惟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以貫之也即所謂惟一也南軒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為精密伊尹此言即自惟精惟一充廣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道今復摘其授受微旨以告太甲其欲使君堯舜之心至老而不變也蓋如此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

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纂疏陳氏大猷曰人心孚感若有使之者效驗也此一德之驗綏祿底民此一德之效嗚呼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昭天子七廟三穆與太

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育以深  
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  
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言者如  
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

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湏者如此欲太甲不敢  
忽也無母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  
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  
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  
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  
不備而民主亦無以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  
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  
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

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  
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  
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  
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  
同<sub>一</sub>纂疏愚謂觀德觀政欲太甲致謹於修德行政之  
揆也纂疏際也德即一德政即德之見於行事者又謂  
一德雖全矜心當戒一善或遺即一德有虧何以有成  
功哉此一節言君民相湏及不可使匹夫婦不獲自盡  
其與舜命禹以精一而未及於衆非后后非衆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者亦有合焉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有得豈  
不信哉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圯於河水  
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

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  
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

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  
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  
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纂疏史記盤庚祖  
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文纂疏乙之曾孫也  
歿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  
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毫  
殷毫之殷地殷毫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  
吳氏曰說者言某篇告臣某篇告民臣民並集  
之時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  
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事之係乎臣者主臣言之  
係乎民者主民言之臣民皆欲其盡曉也○林  
氏曰臣民傲上從康常情所不康今謹復懇到  
曉以利害不啻慈母之於子非優游不斷不能  
奮其剛決也從容開喻使其曉然悅從以共享  
安利所以為王者之政也又曰耿沃饒易富而  
苦蕩析離居遷毫乃小民之利而巨室所不欲

故為浮言以搖民情  
此三篇所由作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顙衆惑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

顙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

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

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

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纂疏

愚案既爰

宅于茲以下疑有闕文茲指耿邑當有述水患之語然後繼以重我民無盡劉方近人情其如台疑命龜之辭

此句上下亦必有闕文。○林氏曰：古者遷國必卜，繇詩曰：爰契我龜，衛遷楚丘。亦曰降觀于桑，卜云其吉是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令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

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攷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毫，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纂疏陳氏曰：罔知斷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所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

# 之大業底綏四方

贊  
瞽  
耿由  
蕕  
瞽  
殷也  
言今  
自耿  
遷殷若

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  
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纂疏古文  
尚書

由作粵說文云木生條也引書有粵  
析書由  
蕕  
孟  
萌  
蕕皆作  
蕕  
郭璞曰  
晉衛之間  
曰  
析馬

云顛木而肆生曰析○魏氏了翁曰由字左傳杜注木  
再萌芽謂之由故曰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析木之

津猶將復由○薛氏曰不遷故固知天之短命則遷乃  
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紹復

先王之業也○陳氏經曰命在天而曰恪謹天命天其  
永命何也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不以或然之數為命

使盤庚不遷而苟安于耿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  
命可乎○陳氏大猷曰京師為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

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  
者圖遷之本意故史述于篇首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

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

至于庭

教事箴規也耿地鴻齒塾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

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心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鴻齒塾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遇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纂疏

陳氏大猷曰法

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去舊即新之區畫之類遵故事則人情不駭違箴言則人情不壅此

遷都之大綱也○愚謂浮言惑衆由在位者始今茲教民以遷所以亦必由在位始王命衆悉至于庭一句當屬文下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羣臣而發以數民由在位故也纂疏王氏曰凡言若曰或臣述上旨而代作非其自言或史撮大意刪潤之非其本言○陳氏經曰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康者懷苟安而無遠慮羣臣所以不肯遷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戒之○陳氏梅叟曰戒羣臣汲汲於治其心耳默乃心有見於首篇肩一心申嚴於終篇不宣乃心恐迂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戕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又條見於中篇而歷告朕志敷心腹腃腸無非開心諭之也古我先

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匱厥指王用不  
欽罔有逸言民用不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  
所訟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  
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  
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  
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謗謗  
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诐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  
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  
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纂疏王氏曰訟爭辨也  
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  
以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非予自荒茲德惟  
汝含德不暢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逸

過失也 盡庚言 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  
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  
汝過失也 築疏愚謂含德掩晦遮蔽不能宣上德意  
上也作乃安 逸從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  
亦有秋紊亂也 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  
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築疏  
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黜乃心之戒 築疏氏

曰不欲遷者徒為順民之虛名遷則為安民之實德○  
夏氏曰先王時汝祖父率民以遷今汝又率民遷是世  
有積德及人也○陳氏大猷曰此章總告以利下二章  
分告以害○愚謂前言猷黜乃心此言克黜乃心是前  
所謀為之者今真能為之矣所以贊其決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

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也汝不  
畏沈溺大害於遠

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  
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

害

纂疏唐孔氏曰惰農對上服田力穡而反言之○林

氏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既曰  
若農服田至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至罔有黍稷既曰  
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  
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甚近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

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憲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遁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吉好也先惡為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憲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通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覆辨論

纂疏

林氏曰先不樂遷民亦從之是申言儆上之害

論

謂先惡○陳氏大猷曰恫痛不

急去而奉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苗也既先惡於始又護疾於今後雖悔之何及矣○張氏曰毒曰自生禍敗曰自災非自外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來皆汝自取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任

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案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謂老人又何悔老成人之有

纂

疏張氏曰器惟新但以證人求舊耳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

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胥

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相

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纂疏陳氏大獻

曰配對也大勲勞者方得配享如周禮司勲有功者祭于大烝○孫氏曰胥及逸勤則曰乃祖乃父此與享只曰乃祖蓋逸勤不止一人配享非有功之祖不與也○張氏曰罰以討罪不當罪則為非罰賞以彰德不稱德則為非德○愚謂此以世臣與國同休戚感動之乃申圖任舊人之意謂汝從我遷我固不敢用非罰加汝執迷不遷亦不敢用非德福汝又承上撲滅

予告汝于難

之言以起意而以威恐之以賞勸之也

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

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于中  
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  
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  
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纂疏或曰謀遷固難然如射必志於中有志者事竟成  
則不沮於難矣有又通孤與幼也○孔氏曰不用  
老成之言而遷是侮之不遷則孤幼受害是弱之

### 無有遠通用罪伐厥死用德

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用  
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  
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  
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纂疏曾氏曰用罪如言用罰  
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用德如曰用賞○陳氏  
曰死者刑之重舉重故言死

###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

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

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纂疏

呂氏曰三書反復折難須於包容處

者其德量委曲訓誥處者其恩意規畫纖悉處者其措置

○林氏曰

使驅以刑而迫之遷誰敢違之今其言乃

若有所甚畏者蓋今之遷惟欲聚民所欲耳苟以勢驅夫人心雖能強之遷而民已離矣故寧為優游不忍之

辭開喻其心使知吾之本意既不夫民之心亦不害吾之遷此盤庚所以為仁也○陳氏大猷曰世主之懦者惟徇人事所當為慮拂人情而輒沮果者惟徇己事苟當為遽拂人情而不恤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己外不失

人所以  
兩全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詰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

衆咸造勿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

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襄戒其毋得襄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詰

言曉之盤

纂疏呂氏曰王庭乃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庚之仁也

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民於

前而告之而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

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為

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纂疏愚謂承順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纂疏也何必訓

敬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

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王先

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為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

以丕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

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為丕從厥志者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

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趋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毫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

為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害  
今予將試以

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  
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  
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上文言先王惟  
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惑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  
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  
動於我爾徒為此絲絲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  
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  
與以及沉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  
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  
困苦

纂疏

袁氏曰王涉河故指舟為喻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

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

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蘇氏曰勸憂猶言樂禍○陳氏大猷曰死則魄降在下生則在世上汝有何生理在世上乎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

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不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安是亦虐之也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奕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廸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先生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

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與夫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

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

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

乃父乃祖乃父乃斷弃汝不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

其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縗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

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

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廸高后丕乃宗

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

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啟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詳其

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羣臣言也案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

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

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王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纂疏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臣祖父若真有導之者也纂疏物在其上下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間者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而殷人之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邪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有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

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

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纂疏愚謂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橫議之所動搖也纂疏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之心為心也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羣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為已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于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于心則人將倚汝身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刲汝心也乃有不善不道之珍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乃有不善不道之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為奸為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

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又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

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纂疏愚謂生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家永定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

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纂疏

林氏曰孔謂正郊廟朝社

之位非也乃正臣民之耳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

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為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纂疏愚謂戲即傲上怠即從康乃其故習未遷則勉之纂疏憚以為難既遷則苟以為足未必不謂不必更勉自可以永命矣命雖在天建之在我必懋勉始能建大命必無戩怠始能懋勉故首矯其舊習而新其精神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也

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纂

疏愚謂朕志下文所言是也意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唱詛為事定後有罪責之說故以此釋衆疑而絕讒謗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

邦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毫也契始居毫其後屢遷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毫案立政三毫

鄭氏曰東成臯南轆轤西降谷以毫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山德嘉績纂疏王氏炎曰自此至用宏茲貢言所以遷美功也

既遷之後言欲為之意以望羣臣也此所謂朕志也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

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耿為河水圯壞沉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

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

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萬肆予沖人非廢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貢

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貢皆大也

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我前日之用謀畧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纂疏陳氏傳良曰我與汝皆非私意各惟卜是用哉

纂疏以求宏大責歸之事耳責去聲○愚案多于前功以下朱子本疑之弔由靈宏茲責等語尤難曉姑存舊說而已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尊汝以念敬我之民衆

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肩任敢勇

也鞠人謀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  
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叙  
而用之欽而禮之也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也羞進  
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  
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無母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  
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  
○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  
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  
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  
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  
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

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纂疏愚謂前告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羣臣言庶幾皆有惻隱之仁心哉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惻隱以愛之我其懋簡相爾爾當念我衆而不忘敬我衆而不忽也好貨之人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不肩任之敢於恭以生民生而安養人者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叙欽之今我既進告爾以朕志之所順與否敢恭所順者好貨所否者也汝當無不敬我言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也敬我之所若而以生生自用申敢恭生生之訓也爾其用敷為民之德而永肩一心焉此篇始曰歷告百姓于朕志終曰羞告爾于朕志若否始告民以朕志者以釋其疑懼之情也終告臣以朕志者欲其審好惡之辨也前日羣臣唱浮言以惑民者傲上從康其病證也具乃見玉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證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革傲上從康之病證終曰不肩好貨無

總貨寶使除其乃貝玉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命下能仁民生而永建國家無窮之基矣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是遷也民懼而怨至費三篇之語言固見商德之衰矣然以口舌代斧鉞化違慢為順從拔蕩析置衽席慈祥惻怛不吝三篇之語言亦見盤庚之賢歟蔡氏自庸訓為民功式訓敬蓋更審之

###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傳說之言命之曰以下

制詞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纂疏問傳說版綱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纂疏某亦讀書否曰不讀書如何

有說命三篇之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一作諒陰古作  
闇案喪服四制高

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鶴  
鶴之鶴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謂  
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  
以亮陰為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複而不  
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  
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  
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  
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式  
王言則為命不言則為命不言則為命不言則為命不  
臣下無所稟令矣 篡疏語注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  
未詳其義○諒陰梁闇未詳

古制定如何不敢輒為之說 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

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篤疏高宗夢傳說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裏高宗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却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皆莫能答○伊川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兆朕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何足怪問高宗往求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

范祖禹曰中庸云誠則形揚雄云人心其神美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張氏文蔚曰誠心求賢寤寐不忘此心足以合上天生賢之心矣上天之心得不應高宗求賢之心○陳氏經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將往造焉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問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夢說之事不誣矣然此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否則以私意用人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足憑哉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傳巖在虞虢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疏史記時說為胥靡於傳險漢書音義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愚謂孟子云傳說舉於版

築之間賈誼曰傳說胥靡乃相武丁事迹顯然不宜他說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立以為相案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為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遽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纂疏愚謂置左右不徒相之而必親近之也蔡始如此氏謂以冢宰兼師保其據君與小序召公保周公師相王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為左右之語乎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以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

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纂疏

王氏曰作礪使成己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林氏非之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溉也

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相業莫大於德輔德莫切於格

心惟以心格心開誠心以進忠蓋心有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者矣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

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纂疏

孔氏曰跣必視地足以無害言欲使為已視聽○陳氏經曰受苦口之言免妄行之害皆有望於說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

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傳說暨其僚屬同心  
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有終是命上文所命者纂疏愚謂

即相亦惟終之意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不必訓惟為思

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予時

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

纂疏

愚謂主聖臣直導人使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為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君無聖德必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高宗以納誨輔德為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本也

#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  
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

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逸豫惟以亂民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

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權以尊臨卑以下奉

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纂

疏愚謂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

至此乃詳及為君立政之道自此以下至事神則難乃其進諫之

綱領條目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

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

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纂疏

葉

曰憲天聰明而臣若民從奉若天道孰大於此○呂氏  
曰高宗已造明哲之地故說欲擴充其明哲必憲天之  
聰明而後己也○陳氏大猷曰始告以從諫則聖欲其  
取人為善也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與天合德也取人  
為善固可成聖必與天合德始可言聖善責難者矣○  
陳氏經曰君不違乎天臣民心均此天理自不違乎君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嚴躬王  
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

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無不休美矣

纂疏

胄所以禦戎然亦能興戎如秦築長明焉則政治

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賞也在笥猶言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邪果有功邪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湏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害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苟易以予人則不可不謹干戈討人之罪則因以省躬四句皆是審底意○呂氏曰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人加於我者不可不防我加於人者不可不謹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氏炎曰此所戒恐聰明蔽於私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陳氏大猷曰信於此能明其所當用則無不休美而無起羞以下之患矣以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

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案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纂疏呂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董氏曰自惟口起羞至乃罔不休聰明之見於修己者自惟治亂至惟其賢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

###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

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而已纂疏王氏曰事非時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葛裘雖良何施惟未動審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

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

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

不能為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無

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己之非過誤出於偶然

作非出

纂疏愚謂啓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孫之於有意意間寵幸之門而來羣侮非侮我者之罪

開之者之罪也過未至於惡恥過遂非則為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

惟厥攸居政

事惟醇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

事醉而纂疏愚案惟其所居諸說皆欠通必有闕誤

###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

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

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

焉祖己戒其祀無豈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纂疏伊傳之言雖為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

於己者○陳氏經曰黷祀將以為欽反所以為不欽

黷煩皆以為善而為之而乃陷於不善非禮之禮也以

此事神則難是苟難也君子行不貴苟難○或曰矜伐

非聰明也不防患非聰明也啓寵吝過非聰明也事神

則難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之理

惟聰明者能盡之苟有一毫私意非憲

天之聰明矣此篇以憲天聰明為綱

王曰旨哉說乃

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

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說拜稽首曰非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于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而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纂疏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非特傳說告高義宗耳蓋高宗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湏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案南軒答朱子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

堯舜之民比戶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賚良弼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傳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以雖已知之此非難也貴於實行之耳此為已知者言也若未能知之而告以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陳氏經曰未知則知之為難既知則行之為難高宗明哲如此不患不知患行之不力耳知而不实行是亦徒知以至誠行之不見其難矣○真氏曰忱誠也以誠為主何患於行中篇節目雖頃要歸只在王忱說不艱一句○愚謂說意謂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必實見於行而後始不為徒從也又案忱誠也誠以力行也知對行言古所未發自傳說始發之而後致知力行為萬世為學之法程

說命下纂疏

碧梧馬氏

曰前篇訪以政事故說

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

對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毫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

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往毫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毫唐孔氏曰高宗為

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纂

疏語錄東坡解作甘盤遯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于小子可見但不知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今

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據暨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於外亦是嘗在民間來○蘇氏曰甘盤遜去不知所終武丁無所卒業學者徒見書云高宗時舊勞于外不知小乙使知艱難耳決非荒野之遜也○愚案遜荒野或以為武丁或以為甘盤真氏大學衍義仍用蘇說兼君奭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武丁即位初佐之者猶甘盤也林氏曰想自免喪而遜去況下文爾交修予罔子棄蓋恐說亦效甘盤棄之蘇說亦宜存之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而遜也以此見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子弃予惟克邁乃訓之

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

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纂疏陳氏大猷曰訓志猶云格心○蘇氏曰翹纂鹽梅和而不同也○林氏曰交修者剛柔可否相濟以輔予之不逮也○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患高宗之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患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愚謂此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言而許之以能行其言也說曰王人求多聞

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

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

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傳說稱王纂疏經籍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纂疏古人

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王氏肅曰王人猶君人○呂氏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建立大經彌綸大化皆建事也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聞雖多亦奚以為○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治國平天下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為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為二求道者以政事為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為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識矣○王氏曰求多聞而不為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

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萬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

以一二計矣夫修之來來之纂疏

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

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湏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輒亦不濟事湏是遜志又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惑任地迫窄○遜志是小著這心去順那事理自然見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人來問事畧不虛心一味氣盈色滿當面與他說全不聽得○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他這數句水滌不入直是說得密○愚謂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學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為入門一於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自外來來云者如斯仁至矣之謂也退遜者每不能敏

速易有當仁而讓之失敏速者又不能持久易有進銳退速之患果能允信懷念于此而後來者方積也積云者如由有諸已之信而進於充實之美也○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疑惟篤信不忘則來者方凝聚不散來如日知其所無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

### 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

數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數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

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數數於為學之道半之半湏自得此說極為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險巧此纂疏惟數學半蓋已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得此段文義是數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簡錄蔡傳實本此錄○或舉葛氏云傳說與王言我教作者只是一半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先生曰近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亦引此說呂伯恭說亦然某舊為同安簿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先說王人多聞云云後面說駁于先王云云皆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陰如數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句亦只依古註○呂氏曰師只教得一半此一半又在學者自理會如師舉一隅學者以三隅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功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說言及此恐高宗全倚之耳○真氏曰數之與學各居其半

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共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呂氏數學半之說未見其為奇險姑並存之○愚案惟數學半只當守學記教學相長之說

###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

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愚案監先王為學之成法纂疏說雖巧終不如蔡說平實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

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

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纂疏彭氏曰大臣以己事君不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若以天下之賢事君○陳氏大猷曰君莫大於務學以

進德相莫大於為君以求賢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

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喻繼以麴蘖鹽梅為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喻其所

造益深所纂疏愚謂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相之風

望益切矣纂疏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成聖則無

以慰人心之仰德說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

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

自期待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

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

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故曰周俾阿衡專美有商算疏周子曰伊尹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幸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真氏曰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

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以己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為商令王傳說為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 高宗形日

高宗形祭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為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

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為題今文古文皆有纂疏後漢高堂隆曰

太戊有桑穀生

朝武丁有雊雉升鶴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

# 高宗形日越有雊雉

形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形周曰緝禡廟也序言纂疏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

湯廟者非是

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

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禡廟也豐

於昵夫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

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下纂疏孔光曰

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王氏曰祖考固非天嗣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愚案諸家不過謂當先格君而改正其事似不必言先格王非心而後正其事分為兩截工夫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

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大道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

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脩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

脩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纂疏孔氏曰昵近也豐于近廟○馬氏曰昵考也謂禡廟○陳氏經曰為雊雉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解屢及民末始指王而言解不迫而意獨至矣○呂氏曰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過豐飛雉隨

即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天既賚之過失  
微形天遠警之固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  
速也贊于祭祀禮煩則亂說已知高宗之偏在此旨哉  
惟艱領畧警省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氣質偏厚尚難變  
乃知行之果惟艱也此篇為雖難作而進戒之言不及  
災異獨指大公之道示之非祖己諷諫不敢直言蓋高  
宗聰明從諫

不待深言也

##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案史記文王

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鉞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錄其言以為此篇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

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

纂疏

黎在漢上  
黨郡壺關

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

紂都朝歌上黨在朝歌

之西黎近畿之國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

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

天子天既訖我殷

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

用自絕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

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

後人淫戲用

纂疏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戲

自絕於天耳

稱兵於天子之都乎者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心來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寢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因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諸侯聞之以西伯能嵌上而恤下也遂相率歸之者來只這般說得平○問西伯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為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二說孰是荅曰此等無證據可且缺之

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弃殷不有康食

饑饉薦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安食○夏氏曰言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纂疏孔氏曰宗廟不有不得安食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無一飯之安也○愚案詩云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豐穰為降康則不有康食為天降饑饉明矣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蓋謂所受於天之性為私欲所昏蔽而不能自省察也惟不自省察其天性是以不蹈迪率循乎典常凡此皆謂紂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

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記云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

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

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

天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

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

於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纂疏呂氏曰責命于天必大人與天合德如孔子謂天生

德於予天未喪斯文桓魋

庄人其如予何是也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

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

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

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

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

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

武公天下之纂疏孔氏曰商之就亡指汝事功所致○葉氏曰凡事積而成皆曰功○王氏  
心於是可見十朋曰指乃功與府幸功之功同享功猶言罪狀○呂氏曰伊反於家亦無咎周之辭大凡作事黨及親姻以爲是未必是仇敵亦是之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愚謂即喪即日喪亡也指乃功此汝之事功當屬

句上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

干史錄其問荅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纂疏孔氏

曰微折內國名唐孔氏曰鄭玄謂微箕俱在折內○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為存

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陳氏經曰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際每見於悲傷惻怛之時○張氏震曰比干獨志於死故不復有言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山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纂疏司寇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所本○王肅云箕子紂諸父○家語云比干紂諸父○孔氏曰遂成也湯致遂

其功陳列於上○釋文以酒為凶曰酗○呂氏曰沉酗  
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為體視同已過以商家  
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如五子之歌  
曰萬姓仇乎○愚謂敗于下對陳于上言祖在上如彼  
子孫在下如此忝厥祖甚矣

###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鄉士師師非

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輿相為敵讎今殷其淪

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

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  
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衆暴寡  
方起讎怨爭鬭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  
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  
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  
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纂

疏孔氏曰草野竊盜○愚謂有罪罔常獲紂為逋逃主如楚無字之閭逃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之也越及也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隣若之何其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隣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纂疏孔氏曰我念商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纂疏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欲遯荒野言愁悶汝無指意告我商邦墮墮如之何其救之○呂氏曰欲遯荒野使耳目不聞見紂所為○張氏曰此微子有去之意○陳氏經曰老成皆遯留者父師少師耳○鄭氏曰其語助辭齊魯間聲讀如姬記曰何居義與此同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

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 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

之數 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是詩言是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

也

此答微子沉

酗于酒之

纂疏

王氏炎曰自此以下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

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纂疏

王氏炎曰自此以下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

言而答之○孔氏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愚謂紂之惡皆原於酒若天使然乃無所歸咎之辭惟紂方興

沈酗故下民

**乃罔畏畏**

乃罔畏畏其耆長舊有位人

者不畏其耆長舊有位人

亦方興為讎

**乃罔畏畏**

其耆長舊有位人

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

而逆也

耆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

老成舊有位者紂皆而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捕棄

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持發問端故

此先答之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之語纂疏孔氏曰器寶曰犧牷牲皆為組實則用當為簠簋之寶謂黍稷稻粱○息齋余氏曰周禮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註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是牲與器皆可謂之用也春秋僖十九年邾子執鄫子用之謂之牲也然則犧牷牲用之用乃一物而異名耳若以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用字屬下句兩句皆不成文

**讎不怠罪合于一年多瘠罔詔**

讎斂若仇敵倍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

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名之而紂方且名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為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荅微子小民相為

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齊

商今其有災我

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墮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荅微子論

纂疏

愚謂箕子自言我因為臣僕其後終

喪顛齊之語

不臣周不負斯言矣發狂耄遜以為

微子自謂亦通蓋微子本有欲去之意故箕子於此贊其決去前後文尤相照應

自靖人自獻

于先王我不顧行遯上文既荅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

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啞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避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纂疏董銖問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所以諫於是纂疏者庶幾言行而紂改耳紂不改而言益切故紂殺之比干不得而逃死也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以全其生亦猶比干冀諫行而紂改耳紂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欲自經溝瀆而為匹夫之諒哉故因佯狂為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

彌縫其失而冀萬有一之開悟耳諫行而紂改者二子之本心諫不行而或死或囚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因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至於箕子為微子計意謂吾舊所云足以害子紂本疑我二人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并我危矣死不足惜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為之主故也故微子不可留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三子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為而為之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先生荅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比干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為奴也事勢既爾微子亦只得全身以存宗祀皆理不得不然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為仁人矣○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慘地死若更死諫

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  
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  
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  
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張氏庭堅曰  
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  
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以去者非忘君也  
故微子得奉先之孝比干盡事君之節箕子全愛君之  
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比干自獻以其忠然書載箕  
子微子之言而比干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  
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辨也○家氏  
養正曰自靖各處其所安也安則仁矣宜夫子稱其仁  
○張氏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  
于先王比干自謀死諫以獻于先王箕子自謀俟君悔  
過以獻于先王後世以死生為重古人以義理為重後  
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為高節古人志慮廣大故以死為

常事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愚謂我以不去為義之所安微子則以去為義之所安也反之吾心而果安則獻之先王而無愧對越先王之心不外乎吾心而已若比干則死其心之所安歟箕子又謂若我則留而不去不復顧慮行遯矣○附李白比干廟碑昔殷王毒痛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渡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繫豈不重歟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敢頌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存其名存其祀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喪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柳子厚箕子碑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

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

書集傳纂疏卷三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陸恩綬